

保定府志

第十八冊 卷四十五卷四十六
方志 金石

保定府志卷四十五

藝文錄二 方志

方志

明隆慶保定府志

明通判馮維敏重輯

明馮惟敏序郡故上谷范陽中山地今人知上谷為宣德
 范陽為涿中山為定而不知上谷本易范陽本定與中山
 本唐也余於新志既辯正之蓋考諸水經云酈道元者郡
 人也其注水經天下古今宗之而況於本郡乎今郡治介
 於古三郡之中而古三郡者實今郡屬州邑耳上谷在易
 之西中山在唐城北范水出涑境故涑有范陽城而酈
 亭在新城為道元故里彼豈無稽而著書者哉若不考所
 統而但以今郡治言之則周為樂鄉一鄉鄙耳漢為新城
 南境猶未建邑隋為清苑宋初為保塞始邑之矣後升為
 州至金元為路始兼統三郡之地踵宋之名為今郡先師
 有言必也正名乎余則以為不獨人道為政然耳志地道
 者要必以正名為本名正則事核事核則論定而凡天之
 懸象地之麗形山川所在人物所鍾截然不紊斯實錄矣
 志之大義蓋取諸此其分門類例又其小者也然視舊志
 有變例焉茲余之僭歟爰始天文以先地理二儀上下關
 一不可山川古蹟系之地里之次本相因也是為覆載之

大者故先焉人事由是而起者也故次之以四表十八志而人事其庶乎備矣總為志二十有二而圖表附麗其中損益可知次序不紊未必無補於舊志云索隱曰燕無系故四十三傳而祖孫同謚者凡幾也雖馬遷亦不得而考正之而况千年之下者哉周末文勝之時猶且脫略如此則後世不重紀載無能發明固其然矣加以余之固陋而奔走不遑欲無闕誤不可得也作志始於己之秋告成於今近三年矣而吏事間之者三之二錄刻不給亦如是以久而後成逮余改官膏車之日稍稍印布焉嗚呼亦艱矣哉雖然張才之志三十年而後付梓人若非其于都憲公琳復鎮此地則無梓者非劉少師吉藏之於家稿固不存矣其能傳乎余薄遊茲郡始終一官獲完帙而刻傳之不可謂無幸也若夫拾遺而正譌以補余闕則有賴於後之君子者隆慶五年辛未冬十有二月

萬厯保定府志

明知府王國楨監修

明孫承宗序郡有志則臨胸馮公倅郡修之始三十餘年而闕者未補適安邑王郡公以繕部來視郡事慨逸事之未理以鳳翔倅王君次其書諸所舊仍不具論論今所續次日職官曰選舉曰宦蹟曰人物曰祥異蓋犁然不謬翔者不佞得上下此三十年行禮而竊歎曰余讀職官表見守若丞李以下不翅百而登宦蹟者六見州邑長吏若黃綬斗食不翅千而登宦蹟者七讀選舉表見舉各數十若千數合諸誦通不翅四百餘而登人物者六又讀祥異志

見祥異事二十中間父子相食者一旱二蝗三大饑疫一
大雨雹二星隕一大水六地震五獨三男產者祥一耳嗟
乎天之殃降溢祥人之善作減不善然則精禋之數善敗
之門覽者得愍乎不佞自澡髮來嘗見歲嘆溢而眾或不
惟亦嘗見歲豐和而眾或不免愁嘆將無小民之奇命不
盡在歲耶不佞向謁郡公長安邸舍公蓋促膝諮子治不
佞時唯唯謝不敏而公雅謂安民在吏治則條數事以躬
飭諸州邑長吏諸州邑長吏無慮不廩廩德用而式於其
飭吾儕小民其食利賢者而不逢不若尙猶是吏治之効
乎漢詔務小民安田里而曰共此惟良甯虛語也郡當趙
之會近在日月光際國有大澤實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關九水會此如
之征不時之役亦實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關九水會此如
礪隸者不善用其慷慨而蒞者不盡善用其慷慨之民雖
豐和猶苦耳今天下戶口不增而役煩田地不廣而賦益
甯獨吾郡然吾郡倚命賢者亦自釋於恠而尙德稱吾郡
不然富禮剝而貧溝瘠其與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繫
長吏而標長吏者郡公然則公之續此志也甯爲修掌故
之軼而急諸急簿書者無亦寓臧否昭勸懲以風此百吏
而詔我人乎後之人按牘而覆予說當有恍祥異而
差不爲嚮者六七人矣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秋九月

嘉靖清苑縣志

明知縣李廷寶纂
嘉靖十七年成

萬曆清苑縣志四卷

明知縣王政監修邑人
劉堯卿宋大儒同輯

藝文錄 方志

明高耀序略清苑故無志明興百六十餘年為嘉靖之戊
 戌邑侯李公創為之迨今絕筆者五十年所矣不及時纂
 修文獻何據會德興王公蒞政之暇輒維觀風問俗信今
 傳後惟志是急嘗以其事屬余余謝衰鈍乃更懇仰泉宋
 公兩河劉公二公遂集邑諸生開局執事畢力殫精甫半
 載而志成德興公復加裁訂又屬余序之固史之權輿也史
 曰吾觀百國春秋則知古者有紀事而志固史之權輿也史
 以一字寓褒貶而志之體要在紀事而止以備太史之採
 史採於志志重矣哉余間閱海內郡邑志大都出名公鉅
 卿學士才人之筆其善者不略不繁如丹青繪山川而肖
 草木一開卷宛然在目矣是故志不欲略略惜其遺也不
 欲繁繁惡其雜也斟酌於繁與略之間而俾千百載可憑
 是為信書如徒嫻辭眩奇譬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矣得無
 為說鈴乎劉公主核實宋公主博採德輿公裁訂之間撮
 其體要則核而非略刪其冗雜則博而非繁今志既舊志
 增其目三之一而卷帙則為四焉其所載圖考之精詳建
 置之沿革星野之分度疆域山川之形勝城池鄉社之設
 立公署學校之增修鋪舍橋梁之湮塞祠祀之廢舉寺觀
 樓閣古蹟之存亡風俗之變更紀事之明著祥異之徵驗職
 銜之額例馬政屯田之變更紀事之明著祥異之徵驗職
 官名宦之賢良薦辟科貢之隆盛封蔭之恩錫人物節孝
 之卓犖寓賢之顯晦而又終之以藝文靡不程形稱物爛
 焉如睹即指掌列眉不足喻其核而悉矣蓋二公訪而採
 之也若良賈之不遺菅蒯也若良醫之不遺洩淳也德輿

公筆而書之也若權衡之不爽輕重也若繩引之不爽
短也可不謂勤心矣哉考古稽實摘藻序事卽以頡頏於
作者之林亦奚遜焉

萬曆己丑夏六月

明劉堯卿序略萬曆乙酉秋德興王侯自中州宜陽移令
清苑清苑當南北達道使車旁午故稱繁劇是移蓋當路
特簡云侯下車卽詢民疾苦省賦役除煩苛興學校課人
才一切指注皆肫肫然真實利民至意而侯以庶政餘暇
念及文獻諗於眾曰昔自嘉靖戊戌澮溪李公實肇縣志
迨今五十禩矣歷歲滋久不有撰述則耳目所不接必有
散佚而莫考者遂慨然欲增修之乃誼曰諸邑丞向君懋
學簿冷君像幕吳君一龍學博林君鳳劉君正東莊君惟
恆謬以編次事屬余不類暨宋仰泉子方以先御史公見
背煢煢待斃其何能文辭之再三不獲已乃是歲四月初
吉屬諸學彥滑君石六人開局分曹搜羅往蹟採輯時事
再越月稿成授予予與宋仰泉復重加刪潤凡爲卷有四
爲目六十有四以閏月下旬事竣執以取正於太保熙齋
高公乃昇就刻予不類因是竊有感焉夫苑之山川土田
猶舊也人民學校猶舊也乃其賦役則日增其訟獄則日
繁其吏弊則日滋其士習民風則日渝蓋有更僕未易悉
者此其故獨氣數使然哉挽頹波而廻狂瀾是在當事諸
君子及予二三邑人士也苟惟以文視則此修爲贅矣在
苑又何藉是而汲汲厘吾侯慮焉予不佞敢以自勗而且
以告諸君子及後之嗣至與爲邑人士者萬曆戊子閏六

月

正德滿城縣志

明知縣張憲纂

萬厯滿城縣志

明知縣趙完璧監
修邑人劉範纂輯

明趙完璧序略萬厯丙申冬余奉命宰滿城既蒞任夙夜
 祇懼惟以不勝厥職為慮然所以副上責成至意則莫若
 按往牒循故事以為因革損益之基迺其可考而鏡者匪
 志未繇也是邑之志前之創而修者不知凡幾率散佚無
 考往乙酉歲太平曹侯永年嘗聘今歲貢士劉君範修之
 未及梓侯以擢刺甯州去事遂寢幸其稿猶在也余取而
 閱之而潤色之功若有待焉矧十餘年來獨無可更張增
 續者乎明年春政務稍暇始開局於署仍禮延劉君主其
 事以邑庠弟子員南生方魁南生効良劉生養中崔生應
 禎佐之本之舊稿參之已見與夫故老之傳聞殘碑斷碣
 之紀錄參互考訂各盡所長越三月而事竣余得而徧觀
 焉則見星野之應合邑治廟學之位向建置之沿革疆域
 之廣狹形勝之雄壯山川景致之秀麗城池墩堡之保障
 坊市集場之立奏里社戶口賦役之登耗兵食馬匹之格
 例水田之利澤風俗之純漓土產之貨物橋梁公署學校
 廟祠寺觀之創修歷官名宦鄉賢選舉之隆盛神祀之修
 舉流寓隱逸節孝之人賢仙釋之人異古蹟陵墓之顯著
 災祥之徵應國家之綸音達人騷客之文翰百物俱備纖

悉無遺余將以付諸梓邑中士君子樂志之成僉謂余宜
宣言簡端以垂來禩噫余雖謫陋安得無言哉余觀是邑
士習絃誦民業耕織家有禮讓之風市無游惰之子固仁
厚易治之區也使繼是者按籍而考之則官於斯者不患
於移易之難覩宦蹟而思企則為循良生於斯者不患於
習染之污慕先哲而思效則亦賢良上有善政下有美俗
其於治道豈無補而他日增光是志又豈不與山川景物
同一鑑銅昭耀於天覆地載之間哉萬曆二十五年

萬曆滿城縣志

明知縣冀懋中重修
邑人張邦政纂輯

明冀懋中序略滿城屬古燕金臺之地迄我朝密邇京畿
承風輦轂斯固文獻區哉余不佞獲綰符茲土屬以國常
民瘼調適維艱余用是宵旦稟稟拮据靡遑即欲徵獻考
文末繇也亦越兩載歲游登化稍集始獲披牒考言於以
宏化宜民緣取邑舊志稽之顧歲時禪代損益實繁無論
濶略於載籍罔所諏咨而鎔裁具采不必其盡當余始信
今之志即古之史要以事關典則載筆其難耳然稽古鑒
今宜莫如志迺亟與邑大夫民共圖之惟是鄉達平寰張
公績學鴻深秉心淵塞良史才也余敢祇肅而以論著請
焉公不吐余請遂慨然搦管搜羅闕文校讐得失汰彼駢
枝歸於型範存古則幽遐畢燭識今則鉅細兼收諸凡有
關於政體者備錄之矣其考沿革之舛訛究分星之泛漫
感風俗之純漓清建置之興廢嚴官司人物之臧否著幽
貞孤嫠之芳懿猶彬彬乎直一洗繁蕪糺陋之習而歸之

典雅至首末各附數言備史論贊之體而義存勸戒語約
 思深甯徒文采之是工耶後之官斯生斯者按籍而稽將
 杼猷達化植紀維風亦惟茲志在余不佞敬藉之廣智慮
 効尺寸以庶幾無負用世之志亦惟公之惠實嘉賴焉梓
 事既登遂僭書簡端凡以見志之所存并以告後
 之同志者云昔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陽之月

明張邦政序略吾邑為三輔重地時事民生官職文物所
 關切尤鉅不有紀載後將奚考焉先是正德闢張侯魯一
 編輯業化為烏有迄萬曆初曹侯趙侯相繼修之要以人
 自象意率難必信必傳且數十年來世故變更當不無漫
 漶舛訛者歲癸丑鉉樞冀侯以淵抱宏才令吾邑車甫下
 輒問民甘苦拊循之既而念志典不備如一方文獻何遂
 毅然議撰著而以屬之於余余固邑人乃見不踰里閭而
 敢僭當是役乎以侯趣之再四弗獲固辭姑俛焉受簡取
 舊志所載更其體裁飾以典故自縣治沿革及天文地理
 人事之屬胥為之訂其訛者勦者傳而蓋者而復參之輿
 論附以管見綴所未備凡若干萬言總之不謬於故實而
 止然以今揆昔則茲志所載詎徒故實是徵耶後之君子
 其尚因時考事因事稽籍以維茲江河之趨而兢兢焉
 振於習咸若於化即吾黨之士亦交相策勵以共挽頽瀾
 斯固冀侯修志之意夫

嘉靖安肅縣志二卷

明知縣趙定創修
邑人高尚志纂輯

明趙定序安肅為古梁門歷代變遷更僕未數其間是野
之差謬人物之散失政教勛業之湮沒戶口財賦風俗土
宜之無所紀考究厥淵源志不修故也子承乏是邑思奮
力以補闕典而旁午未逮晉而謀諸柏菴曰唯甚盛舉也
敢不敬蚤夜以成厥志乃克協寮友徵諸文獻分門析類
遂成完帙予則少加釐正更為上下二卷請於文宗函峯
院公而得以梓行焉斯志也究縣考則時變可觀攬輿勝
則文理可察稽人物則賢哲可辨紀官秩則物采可章著
宦業則風猷可樹以覆虛實以考盈縮以驗滄靡以紀物
類以存經制以辨是非經而緯之內史小史之職備矣觀
斯志者其知作者之用心乎時嘉靖壬子二月也

崇禎安肅縣志

明知縣衛一統監修
邑人曹守一編輯

明衛一統序略安肅古武遂地為鄭襄敏公故里私心向
往者久之後筮仕西蜀迴步北平幸得移知遂城竊自吉
曰遊襄敏之里向之神往焉而未遂者或天假之緣令余
得盡探其奇乎下車即尋武遂舊志讀之經百餘年未修
若是則余所神往二十餘年者將終付之寥落已乎後東
兵薄肅邑旬有六日且事桑土之謀遂罷藝文之計及東
兵既退日為撫循瘡痍招安流亡與百姓相為休息又奚
暇念及藝文哉幸兵憲宋公以中州大儒治兵易水為保
父生民計至詳且盡是以屬邑十城獲有甯宇倘邑乘不
備則山靈滅色川澤無光人物塵埃風俗漸瑟其何以備

藝文錄

方志

國史之採擇乎因命余督修邑志余承命唯唯退即謀之
 縉紳先生有謂武遂古矣徵文止據見在已往遺落必多
 恐古人笑我狹也家乘燼矣博搜及乎雜記旁採虞其未
 精恐今人笑我誑也且桑田滄海川原變更非寄情山水
 留心輿圖者不能悉其源流也修之實難余曰若然忍令
 一邑文物悉擲東流耶戴明經亟以諸生曹子進即就討
 論有觸必窮無叩不應武遂山川形勝皎若列眉古今人
 物燦若觀火余嘆曰是何博學而強記也曹子遜曰此非
 弟子能也先大父之遺也先大父諱琚會官鴻臚歸老林
 泉吟嘯風月是以諸所寓目愜心人物詩歌有關武遂者
 必筆記之積有數帙名曰藏山小岳未付剞劂一恐埋沒
 先大父之志因取史冊所載切於武遂者復補錄之今日
 敢以一二上答者皆先大父之力也余嘆曰志之修纂亦
 有緣哉於是送之學宮兼請易廣文戴明經蔡諸生等相
 與贊襄刪定而邑志果底於成矣異日川嶽効靈人文
 蒸奮觀斯篇而興起者曷有涯哉時崇禎癸未九月

萬曆新城縣志十卷

明知縣王好義創修教諭李繼華何濟訓導呂汴同輯

明王好義序略新城燕督亢地古稱膏腴觀燕丹具圖餌
 秦政秦政設九賓禮荆軻者幾可謂名邑顧世代邈遠陵
 谷變易平衍沃壤謝諸往昔凡國家定鼎金臺是邑列在
 甸服近最使者出入所必經行居民實主東道即膏腴如
 往昔行李之資猶或艱於供奉矧變易謝諸往昔而生齒
 漸繁用度日甚一日哉民之隱蓋萬可恤矣然其方多慷慨

慨其尚樸而不華其貢賦不假鞭樸以完豈獨其性然良
由密邇於神京得以先霑乎聖化日遷善而不知故也
歷壬午冬余奉檄令茲土爰詢民利病亟與除之既而問
志於邑父老父老曰志吾新所獨無余灑然良久曰今之
人宗黨夥頤尚修譜系用紀一家矧茲邑稱畿輔近藩海
宇通衢其中文德彙征武士効用勲業炳蔚於天下者無
慮數百十人而忠孝節義多為邑里光又侍中貴人貂璫
近習代不乏人何獨無志無志則大缺矣志之修余之事
也乃於從政稍暇索諸典籍博諸薦紳文章累牘成帙分
類釐為天地人三冊計十卷而冠之以辭惟古史家操觚
紀事數千百載其人難以悉舉而今之學士大夫所艷嗜
而喜談者輒稱左史豈非以左史二家為諸史之純粹者
與或者猶謂邱明為証馬遷為謬則史固難言也志史之
流乎証與謬余不暇解姑取是志彰往昭來俾是邑之人
得以考鏡焉爾是舉也為時三易寒暑開局以勞勤著
簡篇者數家咸書之卷首云萬曆十年乙酉夏六月

萬曆續修新城縣志十二卷

明知縣張棟重修邑人王廷薦集覽

明張棟序略新城舊志所載形勝人物風土習俗亦頗詳
第自萬曆十三年王君修輯後迄今又三十餘禩語云天
道三十年一變至此則變之期矣天變於上則人事亦推
移徙置於其間按牘而求之昔時之景象有不可復識者
矣賦役均徭隨時變改建置沿革權宜規創有悉非其故
者矣督亢古稱格鬪多俠氣二百年來以密邇神京首沾

德化牧愛君子教養淪浹駸駸然日漸於純亦非復格鬪之俗矣且前令尹有造福斯疆而故實放佚僅僅傳於里巷之耳鄉大夫有馳聲縉紳而踪跡湮滅不忍於士紳之心者及今無載筆之人後有作者雖才倫班馬志勤著述而舊聞漸泯安所考稽乃董集師儒采輯者碩十三年之前則緣王公之舊而為之補其闕文芟其溢語十三年之後則詢之眾論斷以已裁千百世後或有秉如椽之筆者起而更定之則今日之舉又文獻之一助矣萬歷四十五年丁巳菊月

嘉靖唐縣志八卷

明知縣孫廷臣邑人劉乾杜庭芝楊鷓同修

明孫廷臣序略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之作亦難矣非有史才史學史識具者不能予知唐縣而縣無志曰典章墜矣邑中適有依親進士易菴劉子其水村楊子雪溪劉子又鄉舉中之闕於文者也於是擇良餼館盛禮以聘幸而三先生者之不予拒也即登館而為之立規模於宏遠綴條目於精詳窮物藝於幽深收遺文於斷爛扶綱紀於正大示褒貶於隱微雖其心不出於百里之內而上下馳騁於千百年之間分析約要於千萬事之際亦勞矣然不旬日而成亦又奇偉然其文奇崛古奧則易菴劉子之所長也而參互考訂刪竄潤色之力則水村雪溪甚不苟哉嘉靖十七年九月

萬曆唐縣志二册

明知縣楊一桂邑人張所
聞同修知縣黃巍校刊

明楊一桂序略夫邑必有志非徒記事而已監往示來補
偏救弊致治保泰之大脉也志闕則治脈絕治脈絕則民
生悴固不重與癸酉冬余任唐入其境睹蕭條窮迫之狀
呼諸父老問故但云地瘠賦重爾率不能言所以求邑志
觀之則闕有年矣一日左姓一道人執方策獻則嘉靖十
七年邑人劉仲坤先生所編舊志也山川舊蹟宛然無殊
而物力豐嗇法制煩簡今昔迥異矣六十年來事變莫尋
茫然蒿目措治無自余深慨焉於是反而求之民事必商
人必咨或與順流或與更始解紓其苛急而劑量夫有餘
不足心長才短日不暇給會寬政久任八年不逢斥月累
歲積利不加與而端已萌弊不加釐而竇已悉猛苛重困
不加輕而害已具是以唐民故實之林也於是謀諸廣文
韓先生上搜往跡近探時事芟煩就簡倫次分目民瘼風
化之外即天文地理亦略而不詳蓋志主瘠泰無暇迂及
耳藁成以示韓先生先生謂余志以垂不朽也編中多近
法瞬息成弊矣母乃不可久乎余應之曰否否法久生弊
弊復生法法弊環相生者久乎余應之曰否否法久生弊
弊凡弊皆法近歲之法非自人立皆從弊出今即具弊乎
而因弊觀變機自躍然引而伸之變而通之法當無窮謂
今之志弊為志法亦可也蓋唐民之瘠而病久矣勢非可
以旦夕取效獨手奏功者吾為詳狼狽呻吟之狀百藥雜
施難效之形以暴諸塗之人令耳而目之庶幾仁人君子

藝文錄 方志

常憐而濟之方病其有瘳期乎余以常厭夫貴古而賤今者效顰著作誇示文獻以施之瘠民凍不可衣餒不可食痛楚不可以救藥是資章甫而適越會不若變服者之猶可以拓地千里也先生聞而唯唯余遂就草又遲而質之

新令黃公剛訂之後付諸梓人萬歷三十五年丁未冬月

明黃巍序略安邑楊寒質公起家乙未進士丙申冬令唐

切剗弊而更張之事立之制揭之石其旨在甯便民母便

官甯損上毋損下令貧民沾惠毋令豪右肆志此其大較也而又時以簿書之暇援古證今延誨摺撫蓋歷人稔櫛

括纂修邑志志成分上下二部二十九類巨而廣谷大川禎祥妖祲靡不闕也纖而郊原村落戶口物力靡不悉也

遠而勲烈忠憤閨秀巷隱靡不詳也近而簿書錢穀出入吏治民俗純疵與夫廢興存亡之迹更沿異同之故靡不

紀也蓋猗與備哉戊申春公以司馬郎待命西臺而以志授不佞巍參訂夫巍譎陋者也然既代庖割俸蕭規吏習

而民安之則烏容諉是役夫今之為治者日疲簿書鞅掌奚計文獻存亡即銳意姱修奉職而敷衍良之理揆筆而

事纂述之緒要不過沿舊法以應世載往規以俟來夫誰能革故鼎新盡刷當世之弊軌公之修志以志法也釐宿

蠹謝奇羨夫非懸魚載石之操與易田疇敷教化夫非文公化蜀之遺與相高下原隰濬河渠廣利夫非史起溉鄴萬世之利與觀其言曰法久則弊弊復生法公釐弊以立

法善法以宜民長茲邑者覽成志遵成規本以實心世
勿失法其何弊之與有則斯志也謂唐之典章可也語不
云乎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巍也步趨瞠乎後
矣因不揣不文僭序於末簡萬厯戊申季春

成化慶都縣志

知縣馬京創修
成化十三年成

萬厯慶都縣志

知縣張光前續修
萬厯十八年成

隆慶容城縣志七卷

明知縣李綦春創修

明李綦春序略容古燕地縣自漢始金元之變兵燹交馳
其志之未有無足異者迨我朝立都迄今二百餘年乃怠
弛相仍靡知有作其沿者莫適而原其起也其革者莫適
而究其廢也其典章無可考而獻賢無所見也撫逸遺而
備考按發湮鬱而事宣暴得非今日之當務與余不敏承
乏邑事觀風審向咸既厥心卽有關者稽於衆僉曰諸苟
完無已惟邑史余憫焉迺延庠師生館於西司而蒐輯之
博取郡書敷詢故老實有可採則據事而直書文有可刪
則因繁以就簡宏綱細目俱有矩度茲未嘗侈以自誣亦
不至嗇以失真帙成凡七卷余惟日月星辰以志天也山
川草木以志地也典章禮樂以志人也茲編之彙義取諸
三才吾道其昌矣雖然紀載殊端惟人物惟最纂編易就
必感化實難容之地類亦足觀矣其人如靜修之學術
正大節操堅貞楊椒山之忠直激烈王主敬之剛正清廉

藝文錄

方志

在官則有廉平之雷思仁恕之奧屯勵精之賈彝廣愛得衆之謝壘斯皆人物之傑出者在我後人觀法之可以感發而興起者也嗣茲而生於斯者修德立行砥名礪節宦於斯者敦本尚實濟民利物洪闊遠到以供翼斯道於無窮仰惟前人時若慎母曰古今人不相及則作志者亦與有光云隆慶三年夏五月

萬厯容城縣志七卷

明知縣蔣如萃重修四庫全書附存目錄

縣志自隆慶三年以後無徵萬厯甲辰如萃增補爲是編

凡十類其創立宮室門已失縣志之例又輿地志所載唐

復置縣後罷宋代復置不知五代晉時歸於遼宋時僅置

縣於巨馬河此沿革之大者不應脫略又濡水在縣西亦

曰北易水雹水在縣南卽鮑水載於水經注及寰宇記諸

書者甚詳亦脫略不載則其疎舛亦可見矣

四庫全書提要

明趙秉忠序略癸卯秋余北上道出白溝渡時衰柳寒鴉影落殘照彌西望一帶城阜隱隱壯如霞起詢之士人答以容城縣因念同社友蔣賓王製錦於此閱三月賓王手縣志跡余蓋靜修椒山爲邑先哲今果處則講道論德爲